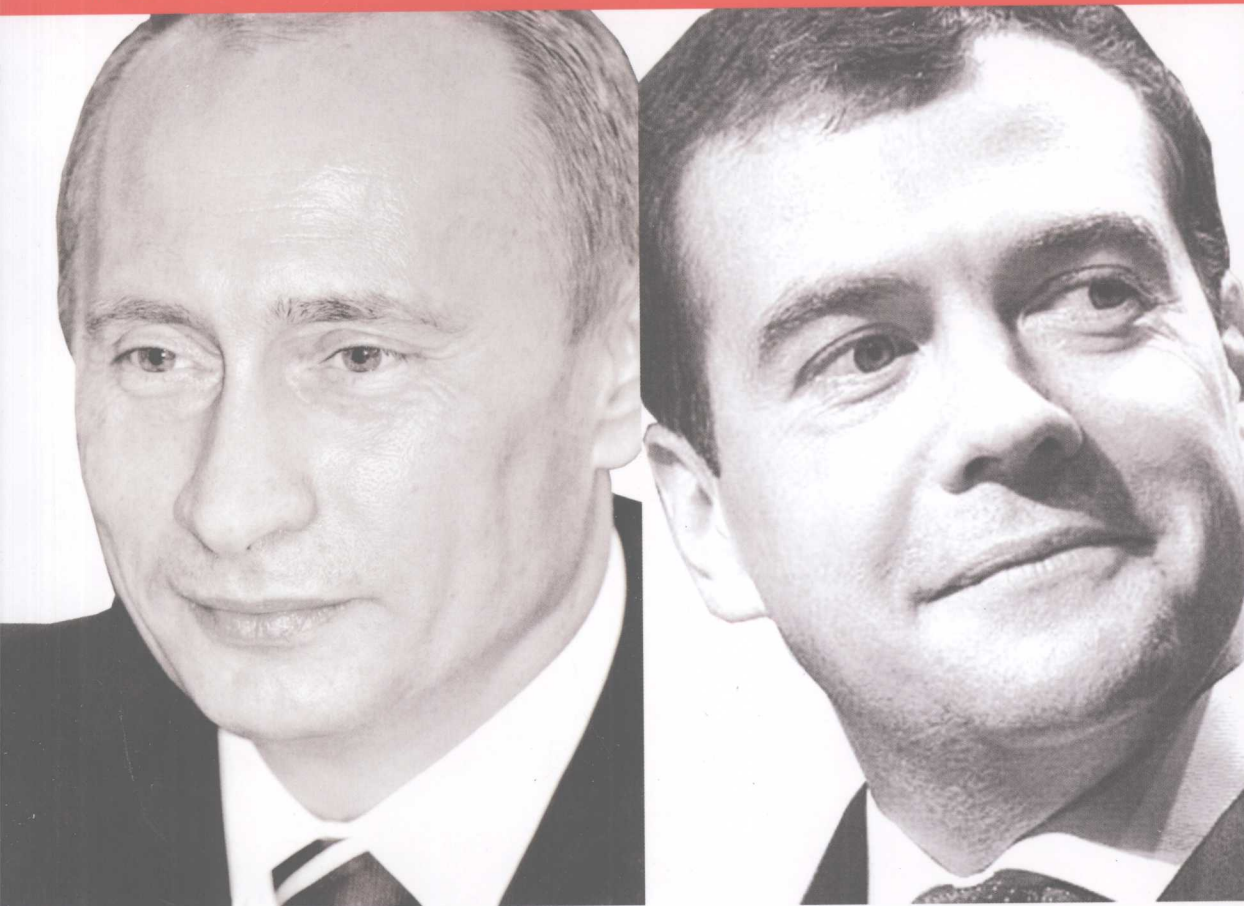


作者：[俄]安德列·科列斯尼科夫

译者：于宝林 张贤芳 等

审校：杨冰皓



一个普京 两张面孔

普京是如何钦定梅德韦杰夫的

当你阅读这部书的时候，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已经从当选总统成为一位正式总统了。三年的时间，专家、政治家、记者以及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不停地在猜测：谁会是继普京之后的下任俄罗斯总统？是梅德韦杰夫还是伊万诺夫？抑或是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会是谁呢？不是普京，就没有人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俄]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

译者：于宝林 张贤芳 马燕 谭立新 都凯 李森

审校：杨冰皓 敖翔



一个普京 两张面孔

普京是如何钦定梅德韦杰夫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普京, 两张面孔 / [俄罗斯] 科列斯尼科夫著; 于宝林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004 - 7565 - 1

I. 一… II. ①科…②于… III. ①普京, F. F (1952—) — 人物评论②梅德维杰夫 - 生平事迹 IV. K835. 1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097 号

图字: 01 - 2009 - 1287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者的话

当你阅读这部书的时候，正在举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就职仪式，他已经从一个当选总统成为一位正式总统了。三年的时间，专家、政治家、记者以及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不停地在猜测：谁会是继普京之后的下任俄罗斯总统？是梅德韦杰夫还是伊万诺夫？抑或是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会是谁呢？不是普京，就没有人了吗？

生意人出版公司驻克里姆林宫特派记者，以出版有关普京的书（《我见过普京！》、《普京见过我！》、《见了普京死了也行。文献历史》）而闻名遐迩的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实际上不仅见过普京，而且也见过梅德韦杰夫、伊万诺夫和其他重量级人物，甚至还见过那些策划、筹备和主持过总统向自己接班人移交总统权力控制程序的人。人们感兴趣的这种程序，本书也将向读者一一展示。

是的，这部书的故事不是从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开始的，而是从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从弗拉基米尔·普京考虑接班人，这个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以及他——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了寻找这个人而做了些什么开始的。

接下来的篇章全面披露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政治升迁的内幕：从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到被四个政治党派一致推举为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单独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这种升迁的每个阶段，作者不惜重墨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在任副总理一职时的工作情况。指导制定国家重点项目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这项任务安排的本身促使诸多专家纷纷认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是总统接班人的主要候选人。不过，另外一些专家马上找到了



进行反驳的理由，指出谢尔盖·伊万诺夫作为第一副总理也肩负了比较重大的工作任务，认为他是总统的热门人选。作者另辟一章，专门介绍了谢尔盖·伊万诺夫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其他竞争对手巧妙博弈，获取普京信任的内幕情况。

作者在书的结尾部分，使用非常少的篇幅再现了总统选举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新地位的情况。这种地位为其政治资本增添了新内容——国家总统职责。

作者的话

至高无上的地位未必总能排行第一

《生意人—货币》杂志 2004 年第 1 季度排行榜——

2004 年第一季度在俄罗斯引起全社会反响最大的事件：

1. 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辞职。
2. “德兰士瓦”水上乐园发生灾难。
3. 莫斯科地铁发生恐怖行为。
4. 政府新成员组成。由总统直接管辖的政府强力集团没有改变。
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就任俄罗斯总理。
5. 俄罗斯总统选举，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大选中获胜。

为什么卡西亚诺夫辞职的事件比普京获胜引起的社会反响还大呢？好像一切应该倒过来才对。要知道，普京总统解除了卡西亚诺夫总理的职务。假如普京不当选总统的话，就不会发生卡西亚诺夫辞职的一幕了。

总之，不知道，在茫茫人海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乍一看，很多事情似乎都取决于总统选举情况。老实说，第一季度所有其余的大事件好像都取决于这一点。它应当位居第三。而位居第二的是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的任命。顺便说一下，是谁任命的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呢？

于是我在想，为什么现实生活对普京如此不公呢？似乎他在做一切他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是全身心地投入。他不断地努力着。他甚至也承认，如果他一如既往地这样工作下去的话，那他会疯掉的。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的。

不过，在我看来，他越是努力地工作，越清楚，好像很少有什么事情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甚至竭尽全力也不能保障自己在排行榜中应有的

位置。

不能排除，他已经劳累了。除了他本人以外，也许很少有人还能感觉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已经在轻松地憧憬那种妙不可言的瞬间，当他卸下自己职责的时候，会去向一些人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念他们。他会一个人说，实际上这个人作为管理人员这么多年来能力是比较弱的，作为人不再寄希望成为最优秀者了。

这个人会伤心地问：“那么，为什么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这些年来一直把我留在自己身边呢？为什么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您需要我呢？”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叹息道：“如果说是我无缘无故地留下了您，您就严重妨碍我了。这些年来您就是这样妨碍我的！”

“那是为什么呢？！”

普京将会回答说：“甚至连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解除您的职务。”

要知道，这一天他将对大家讲的只是一种真实情况，除了真实情况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然后他会去找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和亚历山大·沃罗申并向他们道歉。对亚历山大·沃罗申要道歉的是，当那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不相信他了，总统办公厅主任的离开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太劳累了和不想再玩命地干和拉这辆沉重的大车了，而仅仅是因为他明白了：老实说，他的首长和他重视（现在可承认这一点）其意见的那个人，不知什么缘故不再重视他的意见了。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因这样的事情而向他道歉的。是啊，不知怎么的一不留神一切都发生了。而向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要道歉的是，他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只是迫不得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甚至您自己一切都还记得。”普京会面带愧色地转动着上衣的扣子说道。

“我记得，而且一切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永远不会忘记的。你说的每句话至今在我耳边回荡。”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也叹息道。

弗拉基米尔·普京仍然不停地转动那个扣子，15秒钟后便会说，他对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没怀有任何恶意。

弗拉基米尔·普京也会向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道歉，因为任命了他为总理。

当他做完这一切，而我偶然得知这一切并写出来的时候，他的民众支持率会节节攀升。被他自己的接班人委派到关键工作岗位去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稳居我们季报的第一位。

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

2004年4月12日

目 录

作者的话 至高无上的地位未必总能排行第一	(1)
第一章 未透露姓名的接班人	(1)
第二章 被任命的“大内总管”	(36)
第三章 被委以重任的副总理	(51)
第四章 被考察的觊觎者们	(101)
第五章 被推举的候选人	(137)
第六章 新当选的总统	(184)

第一章

未透露姓名的接班人

2005年夏末，我乘俄罗斯总统的“专机”从巴尔瑙尔飞往莫斯科。在航程中，我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到了很久以来不仅新闻记者而且最亲密的人都下不了决心问他的问题。

我参加了阿尔泰边疆区行政长官米哈伊尔·叶夫多基莫夫州长的葬礼。几名克里姆林宫记者联盟成员飞抵了巴尔瑙尔。情况是这样的，在中午时分，我们分开行动了。我来到了州长孀妇重病卧床的医院。总统来到她身旁，他们就某些事情交谈了很长时间。我站在走廊里，在这里阿尔泰边疆区医院的外科医生说，他们认为她受了致命外伤，不过她已经恢复了知觉。医生说，到目前为止任何人都无法告诉她，她丈夫已经不在人世。看来，弗拉基米尔·普京要做这件事了。

其余的记者没有去医院，而是乘“先遣飞机”飞回了莫斯科。我没有班机机票。总统新闻秘书提供了帮助，于是我有幸坐上了总统“专机”。

坐在我旁边的是总统私人医生。他讲述说，五年来他一次也没有错过总统出差的机会，但总统从没有因为出现严重情况而需要他的帮助。

“请吃一点儿，”他对我说，“您大概饿了吧？”

这位资深医生大概是根据某种对他而言无密可保的特征作出判断的。多半是根据我看放在我面前折叠桌上的食品托盘的眼神作出的结论。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尝一尝食品，就被叫到隔壁房间。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桌更为丰盛的宴席和国家总统。他邀请我坐下。我们一共有五个人：他、我、他的助手、新闻秘书和一位负责礼宾事务的

官员。

总统劝我喝酒。我谢绝说：

“我不喝酒。”

“那好吧，”他说，“那咱们就不碰杯啦。”

种种迹象表明，米哈伊尔·叶夫多基莫夫遭遇车祸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精神打击很大。他们的关系不仅是总统与州长之间的工作关系。有一次，普京先生乘飞机去车臣，在乘直升机返回时，他建议捎上米哈伊尔·叶夫多基莫夫，后者当时还不是州长，而是作为演员来到车臣的。在路上，直升机遭到了射击。由此可见，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米哈伊尔·叶夫多基莫夫不是外人。

“这次事故发生得很蹊跷，”弗拉基米尔·普京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没有带护卫队呢？护卫人员是不会让他的车以这样的速度行驶的。”

“可是在出事的前几天，护卫队被撤走了。”

“是啊，我知道。”总统答道，“我想知道，目的是什么。”

他最后说的不是原因是什么，而是目的是什么。

“在巴尔瑙尔，人们也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我说，“人们都知道，他与议员们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据说，内务局的局长支持他们。”

“您知道，他最后三个月根本就不在阿尔泰这个情况吗？他不愿意的话，我不可能强迫他去那里。他精神上感到很痛苦。”

“整个巴尔瑙尔都在传说，他是被杀害的。”我说。

“您当真了吧？”普京先生重问了一遍，“难道您不明白，什么是各种不幸的巧合吗？”

“在发生这件事前不久，巴尔瑙尔市长被杀害的时候，据说，也是不幸的巧合。但什么是不幸的巧合呢？您自己说：如果有护卫队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弗拉基米尔·普京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带有徽章的黄色“电话拨号盘”），并请求接通他与总检察长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离开了我们坐着的房间，在外面打了5分钟的电话。

他回到房间的时候，我们在继续谈论其他一些话题。其中一位交谈者知道，我出版了一本关于“橙色革命”的《第一次乌克兰大选》的小册

子，于是他便问道，在乌克兰现在可以与谁打交道。我坦率地回答说，与任何人都不能打交道。

我觉得，普京先生好像在极其心不在焉地听着我们的谈话。

当时，我本人问了他其实我也感兴趣的问题：

“接班人的事情敲定了吗？”

“基本上敲定了。”他点了点头，“这方面没有特别的问题。当然，还应该看一看再说。好像有两个候选人吧？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助手。那个人点了点头。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俩目前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方案。”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得是那样地认真，好像我马上要听到我似乎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一样。

“那就让我们把问题搞清楚吧。”总统补充道，“当然，边疆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但这并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请等一等！”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您刚才说的是阿尔泰边疆区的情况吧？”

“是呀，”他惊奇地说，“您想什么啦？”

我认真地看了他一眼。我有种感觉，现在他对我相当的残酷无情。

“没有，我在想您接班人的事情。”我说。

“噢，”他答道，“想我的事情啊？好，明白了。”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敲定了吗？”

“您为什么对这事儿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感兴趣。我认为，您对这件事情关心的程度不比其他人低。”

“就算敲定了吧。”他说。

“那请您向我们透露透露。”我由衷地请求说。

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句：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认为，现在无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

“您认为，我应当离开吗？”他饶有兴趣地问道。

“当然。”我坦率地回答道。

“怎么，您不喜欢我？”他说。我本来应当回答点什么。最后我们只是坐着吃晚饭。

“怎么，”没等我回答，他问道，“您认为不应该修改宪法吗？”这是一种暗示性的话。

“当然，不应该。您自己知道，不应该。”

“能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吗？”

在我看来，他第一次在真正感兴趣地望着我。

“因为现在您对宪法随便修改些什么，过一年后，宪法上就会什么都没有了。”

“您需要修改吗？”我想补充说。

“算啦，那我们就不修改了。”他爽快地同意道。

“那么，谁是接班人呢？”我又问了一遍。

“请告诉我，如果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表现正派、诚实、有能力的人，那么您本人会帮助他成为总统吗？”他问道。

我为霎时转换角色而感到惊讶。



普京同乡、同校和同事的三重身份让梅德韦杰夫在政坛一帆风顺

“为什么我要帮助他呢？我是记者。任何人我都不应该帮助。”

“不能这样说，您也是一名公民啊。这就是您不要帮助诚实人成为总统的理由吗？”

“您帮助他比我帮助他会更好一些。”

“不，请回答问题！”他继续说。“为什么您不看着我？”

我的确在看他左上方的某个地方。

“怎么，您想在那里找到斯大林的肖像吗？”他补充说。

“普京的肖像。”我回答道。

“算他一个。”普京点了点头，“但那里没有他的肖像。如果有他的肖像又怎么样？您将会帮助吗？”

“我不会。”

“如果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呢？”他突然说道。“一个诚实、正派、有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您会帮助吧？”

我突然觉得，实际上他在讲一个具体的人。

“这样的人我会帮助的。不过没有这样的人。”我说。

“啊！”他点了点头，“您终于说帮助了。这不得了，您就是不想回答。”

依我看，他对这一回合的胜利非常满意。

“的确，我不想帮助任何一个人。您能说说，他是何许人也？”我说。

“您会喜欢的。”沉默片刻后，他回答道。

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真观察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些人的情况并猜测：我会喜欢他吗？难道是他？或者是他？……不，无论如何我都不喜欢他。就是说，他，谢天谢地，不会是接班人。那就是他……当然啦……或者只是把他扔到了风口浪尖上，目前在观察：他是否能浮出水面？……就这样，我不停地苦思冥想。总统认为，他钦定的那个人我会喜欢的。不过，我明白，我可能喜欢谁……想到这一点，就不那么发疯了。顺便说一下，在说所有这些的时候，普京先生不是提到这一点了吗？

不过，他再也不想谈这个话题了。

电话铃响了。这一次，普京总统没有离开房间。看来，他与总检察长的电话接通了。

“明白……是的，听清了……”普京先生说，“就是说，你们对情况

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件事应当由我做出决定？就这样，谢谢。”

次日，阿尔泰边疆区内务局局长（根据他的命令，米哈伊尔·叶夫多基莫夫的警卫队被撤走了）被撤职了。

谈话继续进行。我谈我感兴趣的事情。谈到了言论自由的话题，还谈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我说，在电视上没有言论自由，这不可能使一个正常的人感到满意的。

他问道：“是什么让您感到不满意啊？”

“我感到不满意的是，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之后过了不长时间，我就没有我生活在自由国家的感觉了。目前我还没有恐惧的感觉……”

我想补充说：不过，好像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感觉，但他打断了我的想法：“也就是说，绝对自由的感觉没有了，而没有出现恐惧的感觉，是吗？”

“是的，在您第一任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我说。

“但没有出现恐惧的感觉，是吗？”他再次明确地说，好像他在思考我说的话。

“暂时还没有。”我回答道。

“那您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也在极力争取达到这样的效果：使一种状态消失，而另一种状态没有出现？”

“没有想过。”我答道，“没期望过。”

他耸了耸肩，并重新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固执己见地说：“您给电视以自由，又有何妨呢？”

“谁也没有控制过它们。电视现在与社会一样。”

“您喜欢这样的电视吗？”

“我不喜欢。”他突然答道。

“那就应当改变！”我感到高兴。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改变吧。您以为，改变是一种很简单的事情吗？那我们就去改变。不过，不会再回到当时那种电视状态了，也就是不会再回到您所说的那种状态了。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时代不会再有。它不会重演的。请切记。”

他好像不仅仅是使我相信这一点。

* * * * *

经过这一番谈话之后，我明白了，当时他已经清楚，谁将是接班人。后来我又花费了两年的时间，使我完全相信了他是正确的。

2006年5月，再一次使我信服一切已解决的事实。为庆祝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公司成立15周年，俄罗斯总统接见了公司领导人，可以说，他十分坦诚地讲述了他关于反贪污、寻找接班人以及与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关系的一些想法。

21名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公司职员在夜幕降临前离开了位于阿德列尔机场的飞机舷梯。在“雷季松—拉祖尔娜娅”旅馆，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晤的期待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这个创作集体来到了在索契的“博恰罗沃小溪”俄罗斯总统官邸。在这里等待他们的还有一个创作集体——在与“全俄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公司的小型宴会”上吃饭时可以随意接近公众人物的克里姆林宫记者联盟。这种活动的模式正是被这么规定的。

普京先生向与会人员祝贺了周年纪念日，并说：“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产品对一个正处于自己发展转折时期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这里每一句话对亿万观众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相信，普京先生说的话是完全真诚的。他之所以有看电视的嗜好，正是因为他相信电视对亿万观众的社会意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公司总裁奥列格·多布罗杰耶夫简短甚至可以说非常简短地讲述了电视台的计划（我们知道，最近仍然会出现信息频道），并建议提出问题。电视节目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列夫对“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的”总统国情咨文内容和“‘狼同志知道，要吃谁’这句话在哪一段出现的”很感兴趣。

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了十分详细的回答。我觉得，他大概很想讲述这方面的问题。他没有什么可羞于讲述，这篇国情咨文是如何准备的，怎样能够理解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他本人是这篇国情咨文的唯一作者。

“根据我们不断增长的国力，我认为有必要把精力集中在下列主要威胁上。我觉得，第一，国家应当准确地视为同一。每个公民必须认识到这

些威胁。第二，必须看到，我们将是如何战胜所有这些威胁的。”普京先生说。

这样一来，证实了我非常不愿相信的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一个充满敌人制造的威胁和挑衅的世界里。把这个“敌人”再称为“可能的敌人”已经是不正确的了。不，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敌人。

不过，最主要的威胁一向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觉得，”总统说，“我找到了那个真正能把整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清楚国家的这种威胁——人口下降。就领土面积而言，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假如这种情况这样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国家真的将无人保卫！”

因而明白了，为什么需要人口爆炸。

“难道我们国家是那样一个，”弗拉基米尔·普京痛苦地问在座的各位准备就餐的人，“不能保障我们自己再生产的国家吗？！”

在座的人对这种责备似乎无言以对。只有总统给出了答案：

“很清楚，这是一个后工业时期国家的问题！但我们同时处在了一种既是后工业时期，又是过渡时期的状态！我们走进了一个经济、政治、道德——您所想到的各个领域的大变革时代！”

然后，总统提醒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也生活在领土受到威胁的环境中：

“从1999年开始，当时我是总理，后来当了总统，无法思考某些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濒于崩溃，实际上在进行内战。”

首先他称车臣事件不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显而易见，总统之所以敢于这样说，因为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他是胜利者。接下来他所说的话证实了我的这个想法。

“时至今日，我希望注意，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发现了这一点，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军队第一次无处作战。”普京继续说道，“比方说，空降部队屯兵于俄罗斯境内，在从事战备训练工作。甚至驻扎在车臣共和国的第42师也为自己构筑了靶场，教学中心，这个师在搞日常战备训练。是的，有时必须表明，我们那里也驻有军队，但总的来说，我们在